

最近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火出了圈，不仅是悬疑上精巧的设计、地道幽默的东北话，还有背后所暗含的时代变化，都能从这部剧中窥探一二，看到东北底色。

骄傲与荣光

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故事都围绕着“桦林”这座城市所展开，它是一座典型东北小城，以工业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。

剧中的主人公王响，是桦钢的火车司机，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职业：有面子、稳定。毕竟那时，工业是这片黑土地上最引以为傲的存在。

在19世纪中叶到“九一八事变”这段时间，东北这块“香饽饽”遭到掠夺。同时，一定程度上也为东北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，留下了厂房、机器、铁路、技术等等。

建国初期，由于东三省的原材料、能源及机械工业基础较好，再加上国家以重工业为中心，东北便肩负起了工业生产的重任。可见，当时国家对东北的重视。

而东北也不负众望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：第一辆解放牌汽车、第一台汽轮发电机、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、第一枚运载火箭的钢铁材料……

东北争气，重工业这条路自然是越走越宽敞。鼎盛时期的沈阳铁西区，有大型国企58个，中型国企54个。

对于老一代的沈阳人而言，铁西区是他们的骄傲，许多老沈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：某一天的早上，大家骑着自行车上班，彼此按着铃打招呼，自行车筐里是从家带的饭盒，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不仅是沈阳人，当时的东北人普遍都是这样，幸福指数嘎嘎高。这是因为东北工业体系的完善，让东北早早就走上了城镇化道路。

工厂与城市

在东北，是先有了工厂，后有了“城市”。例如依托鞍钢而生的鞍山市，鞍钢生活区建设便是鞍山城市建设。

工厂就像一个桃花源，有自己的学校、电视台和报纸、医院、公安局、邮局、公园、大合社（超级市场）……连日常洗澡、理发、零食等等都由工厂免费提供，自来水、煤气、暖气更是配套齐全。

而且工厂还实行接班制度，这些都意味着，那代人的生活和社交圈子都围绕着工厂，不愁吃穿、就业和房子，家人、朋友与爱人，都在这个厂子里。

每个工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情感，这也是为什么王响对桦钢有这么深的感情：他的父亲参与过桦钢的建设；他认识桦钢的每一个人；他积极工作，是桦钢的劳模；他的家庭、人际关系、价值，都和桦钢紧紧相连。

王响是那一代人的缩影，工厂对他们而言是保障与庇护、是稳定与统一、是跳不出去的“圈儿”，是整个世界。而他所追求的稳定和体面，在儿子王阳看来却是个牢笼。

正如王响妻子罗美素对他儿子说的一样：“我们这代人被安排惯了，小时候家里孩子多，听父母的，长大了听集体的，身上像有个圈，按部就班地在圈里走着，也没人问为啥，没人出去溜达过，就连踩个线都害怕。”

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看东北底色



衰落与伤疤

剧中的人物很多次提到：命。王响的儿子问他：爸，你信命吗？那时候的王响，是劳模，是风风光光的火车司机，他不信命。18年后的王响，一无所有，风光不再，他信命了。

东北在不知不觉间，也走到了“命运”的十字路口，沈阳冶炼厂的烟囱三兄弟被爆破拆除，从沈阳的骄傲，变成了伤疤。

到了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世界

变了，经济呈现全球化的趋势。不论是广阔市场的需求，还是自身的条件来说，轻工业都是优先项。

市场没选择东北，又或者是东北没选择市场。轻工业或许是东北的短板，但是东北的优势工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随着中国工业已经逐渐和国际接轨，国外成熟的工业技术冲击着苏联“遗产”。

东北失去了市场和资本优势，经

济发展举步维艰，引以为傲的工业又在时代的变革中落后了。巨大变革后，很多东北人都选择做起了烧烤、卖冰棍、卖菜等小买卖，因为启动资金低、材料易得、技术含量低。

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，然而东北并没有屈服于“命运”，仍然在寻找转机。无论是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”，还是发展高新产业，都是阴影下的希冀。



发展与未来

命运是一种“玄乎”的东西，生活总是要向前看，东北也是一样。

东北寻找的第一个转机是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”，重工业虽然升级缓慢，但仍然具备完整的产业链，以及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产业工人，于是一些大型企业，如沈阳机床、北方重工、鞍钢、一汽等得以留存了下来。

不过这一举措并未能直接缓解燃眉之急，本质上还是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，东北第二个转机是转型升级。

东北地大物博，有天然的优势，例如农业资源、旅游资源。东北是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大粮仓，全国商品粮的1/3都从这个粮仓输出。

东北平原的土壤为黑土，是世界公认最肥沃、最适合耕作的土壤，东北地区是保障国家安全重要的“粮仓”。

此外，独特的冰雪资源和丰富的自然景观，让东北在旅游市场中也尤为突出。

同时，东北底子厚实，城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高，有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，再加上以前的产业基础，这些都能在下一轮高科技产业中发挥作用。

正如《漫长的季节》这部剧的基调，东北并不是只有庄严悲壮的冬天，也有金黄明媚的秋天。

剧中的王响，不管信不信命，依然和生活对抗着，还想和命运掰掰手腕。正如同那时许许多多的东北人，即使被时代裹挟，也仍然用东北人独有的幽默，在悲观中乐观地前进着，这或许就是东北底色。

据《中国国家地理》

